

SOPHIE HANNAH

【英】苏菲·汉娜／著

陈杰／译

被偷走的女儿

LITTLE F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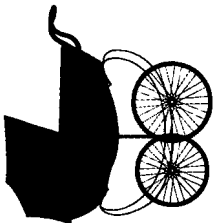
嫁给一个不了解的人，
没有什么比这更危险！



中國華僑出版社

被偷走的女儿

LITTLE FACE



【英】苏菲·汉娜／著 陈杰／译
SOPHIE HANNAH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偷走的女儿 / (英) 汉娜著; 陈杰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13-2946-2

I. ①被… II. ①汉…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27845号

LITTLE FACE

copyright © 2006 by Sophie Hannah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Hodder and Stoughton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 2012 by Chinese overseas publishing house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6515

被偷走的女儿

著 者/[英] 苏菲·汉娜

译 者/陈 杰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柏 舟

策划编辑/张艳萍

封面设计/八牛

版式设计/睿佳工作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0mm×1280mm 1/32 印张/11.25 字数/150千字

印 刷/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版 次/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2946-2

定 价/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2003年9月26日，星期五

我从家里出来了。虽然离门的距离并不远，但总算还是出来了，我终于独自一人了。早晨醒来时，我没想到今天会是这样的一天，所有的事都不太对劲，或许是我不太对劲吧。维维安妮在电话里劝我，“相信我，这种事无论如何都准备不好的，”她说，“你必须冒一次险。”她是对的。我必须冒一次险。

我穿过铺着鹅卵石的花园，沿着泥泞的石子路朝前走。我只带了个手提包，心里似乎轻松了不少。庭院里的树木看上去象是用亮眼的毛线织出来的一样，色彩斑斓，只有几棵是普通的绿色。天空灰蒙蒙，周围的一切仿佛和平时大不一样，院子里的景物比平时更为逼真，不时在吸引我的眼球。

石子路在分隔埃亨医院和公路的大门前终结，我的车就停在那里。医生建议我最好不要开车。“胡扯。”维维安妮对这条医嘱嗤之以鼻，“这点路又不远。如果事事都听医生的，那你什么事都不用干了！”

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开车的心理准备了，虽然只不过是刚刚好

的程度。手术后我恢复得很好，这都要归功于我给自己准备的贯叶连翘。不过也有可能是我的意念起了作用。我一直在对自己说：我要变得更强壮些，更强壮些。没过几天，我的身体竟奇迹般地复原了。

我转动车钥匙，狠踩了一下油门，汽车终于发动了。我把车拐上公路，看着仪表盘上的指针平稳地向前转动。“别开到一百二十码就行。”当这辆沃尔沃还在父母手里时，爸爸经常会这样开玩笑。我会一直把这辆车开到报废为止。只有它才会使我想起我的父母，它似乎成了我们家的忠实一员，和我一样深爱着我的父母。

我打开车窗，呼吸着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心想除非人们停止随心所欲地生产汽车，否则交通堵塞的局面一定会愈加严重。当我开车越过空旷的田野和农场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具有了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力，这种感觉让我兴奋莫名。

我不让自己去想佛洛伦斯，以及我们之间不断延伸的距离。

开过四公里的空旷田野以后，我把车开上了离医院最近的斯皮林镇。主路的中间有一座大型超市，超市两边排列着一些伊莉莎白式建筑，房门的左右两边各有一道淡蓝色的长廊。这些建筑有些被改造成了商铺，其他房子估计还在被那些缅怀斯皮林古老传统的遗老们占据。这样想也许有些刻薄。但至少维维安妮本人就不住在斯皮林，虽然这里是离她最近的城镇。当我问到她住在哪里时，她总是简单地说是“埃尔姆斯”，好像那是个人人皆知的地方似的。

在红绿灯前停下以后，我把手伸进手提包，摸索着维维安妮给我的行路图。我把车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处左转，接着在下一个路口右转，然后把头伸出窗外寻找路标。最后我终于在一块天蓝色的交通指示牌上发现了“海滨俱乐部”五个字。我把车拐上车道，绕过几幢平顶的建筑以后，将它停在了后面的停车场。

酒店的大厅里弥漫着一股百合花的香气。酒店的每个楼面上都有

一个又高又长的花坛，这些花坛里种满了芬芳的百合花。地毯十分名贵，淡蓝色的背景上绣着粉红色的鲜花，这种地毯任何时候都不会显得脏。背着运动背包的人在酒店里到处走着，有些人大汗淋漓，另一些人则刚刚洗好澡。

前台扎着金色发辫的女孩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她胸前的铭牌上写着“凯瑞莉”。我很高兴替女儿取了佛罗伦斯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历史底蕴的名字，这要比凯瑞莉这种摇滚明星的名字要好得多。我原本担心戴维和维维安妮会反对我的提议，幸运的是，他们对这个名字都投了赞成票。

“我叫艾丽丝·冯考特，是个新会员。”说着我把包含简历的信封递给了她。凯瑞莉不会知道今天对我的重要意义，我暗暗觉得有些可笑。在我和她的眼中，此次相遇所代表的意义完全不同。

“哦，你就是维维安妮的儿媳妇吧。几星期以前你刚生完孩子是吗？”

“没错。”海滨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是维维安妮送我的礼物，也许说是对我给她带来孙辈的奖赏更为准确些吧。这里的年费一年大约需要一千英镑，维维安妮又有钱又大方，这样的人在世上并不多见。

“佛罗伦斯怎么样了？”凯瑞莉问，“维维安妮爱死她了！费利克斯对小妹妹也一定宠爱有加，我说得没错吧？”

她的说法让我觉得十分怪异。在我看来，佛罗伦斯是独一无二的——她虽然是我的头生子，却是戴维的第二个孩子。

海滨俱乐部的所有人都认识费利克斯。当维维安妮在健身房、游泳池、美发沙龙和酒吧之间游连时，费利克斯就在俱乐部里学高尔夫和游泳，无聊时他也会跟人打打牌，这样的安排似乎对他们俩都挺合适的。

“这么说，你已经复原了哦？”凯瑞莉问，“维维安妮把佛罗伦

斯出生的经过都告诉了我们了，听说生产的经过很不顺利。”

我略微感到几分惊讶。“没错，过程的确有点可怕。好在佛罗伦斯安然无恙，这点是最重要的。”突然间，我开始想念起佛罗伦斯来。我到底在富人俱乐部的前台干什么？我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在家好好疼疼自己漂亮的小女儿。“这是我和佛罗伦斯第一次分开，”我告诉她，“出院后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感觉非常怪异。”我不常在陌生人面前承认自己的感受，不过既然凯瑞莉对佛罗伦斯的出生经过了如指掌，那么把自己的心情告诉她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总算熬过来了，”她说，“维维安妮说你可能有点不太利落。”

“她这样说了吗？”维维安妮总是把一切都帮你提前想到。

“是的。她说等你一来，就把你带到酒吧，给你倒上满满一杯鸡尾酒。”我笑了，“不幸的是，我必须开车回家。看来这回得让维维安妮失望了……”

“她觉得如果你喝醉了，开车也许会更当心一点，”凯瑞莉接过我的话头，和我一起笑了。“那就和我们一起轻松一下吧？”她看着面前的电脑屏幕，手指压在键盘上。“艾丽丝·冯考特，地址是哪里？是埃尔姆斯没错吧？”她似乎对维维安妮的一切了如指掌。即便不了解它的主人是谁，大多数当地人都知道埃尔姆斯这个名字。与英国皇室有血缘关系的布兰特雷家族就曾居住在这里。最后一代布兰特雷死后，维维安妮的父亲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买下了这片土地。

“是的，”我说，“目前是埃尔姆斯。”这时我突然想起和戴维结婚前所住的斯垂特巴姆山公寓。人们可能说那种房子又暗又窄，不过我喜欢它。那里是我温暖的小窝——在那没人可以骚扰我——尤其是可以远离那些有强迫症的病人们。我的父母死后，那里是唯一一个能让我享受孤独、发泄失望的地方。没有人能在那对我说三道四。我的公寓把我当成一个受伤害的人，而芸芸众生却把我拒之门外。

埃尔姆斯像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所以远远谈不上舒适。我和戴维睡的床像法国宫殿里大床一样，四周围绕着红色的绳子。床上可以睡四个人，如果苗条一点，甚至可以睡五个人。维维安妮说这是张皇帝级的大床。“你们睡在上面像两只小老鼠一样。”她说。佛罗伦斯有个巨大的婴儿房，里面有古典家具和手工制作的摇马，这匹摇马据说是维维安妮小时候玩过的。费利克斯有两个房间，除了卧室以外，他在阁楼上还有个游乐室，他的玩具、书籍和泰迪熊都放在那里。

屋子顶层的景色非常壮观。天气晴朗的时候，你可以从房屋的一侧看到卡尔夫河，绕到房屋的另一侧，映入眼帘的则是西尔斯福德的教堂塔。埃尔姆斯的花园非常大，所以被分成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庭院。有些种满了野生植物，有些则放置着盆栽的鲜花，推着婴儿车在这些庭院里散步是再理想不过的了。

戴维觉得我们没有理由搬家。当我提出搬家的建议时，他告诉我凭我们那点钱，根本住不起像样的房子。“你宁愿抛弃埃尔姆斯的一切去住没有花园的两居室公寓吗？”他问，“目前你在斯皮林镇工作，我们和妈妈住在一起比较方便。你应该不想把很长的时间用在通勤的路上吧？”

每当我盘算着是否要回去工作的时候，心头总会被一片乌云笼罩。当然，我没把自己的疑虑告诉过任何人。我的世界观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无法装出一副没事人的样子来。

“我这就去找我们的会员顾问罗斯，让她带你到俱乐部各处走走，”凯瑞莉的话把我带回了现实，“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游泳，或是健身……”

我的心猛地一惊，脑海中浮现出缝针处突然撕裂，伤口重现红肿的景象。“现在还不到时候，”我连忙用手捂住了肚子，“我才出院一个星期，还不适于剧烈运动。我宁愿四处走走，也许还可以来上一

杯鸡尾酒。”

罗斯是个矮个子南非人，他皮肤黝黑，头发都被染成了金色，腿部肌肉非常发达。他把我带到了—个铺着打蜡地板的健身房，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健身器材。穿着莱卡运动服的会员们正在设计精巧的健身机械上行走、跑步、骑车、划船。大多数健身者戴着耳机，抬头仰视着天花板上垂下的那排电视机。他们一边看着电视里播放的谈话节目，一边有节奏地在运动器械上挥舞着四肢。这下我总算明白维维安妮气色这么好的原因了。

接着罗斯又把我带到了二十五米长的短道游泳池，并让我特别关注一下这个游泳池的水下照明设施。池水晶莹发亮，似乎—块巨大的液态绿宝石，在移动中积聚并放射着光线。游泳池四周都是坚硬的石头，两边各有一架罗马式旋转扶梯。游泳池旁边有一块被白色的大理石柱包围起来的区域，里面放着一个圆形的冒着泡的按摩浴缸。浴缸里放满了水，泡沫不断从浴缸边缘滑落下来。游泳池的另一边是个散发着松木香味的桑拿房，桑拿房的玻璃门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蒸汽。我突然被—阵咚咚的敲鼓声吓着了，抬头—看，是豆大的雨点洒落在游泳池的玻璃穹顶上。

我让罗斯等在门外，自己检查了—下女更衣室的情况。和海滨俱乐部的其他地方—样，这里的装饰极尽奢华。地板上铺着厚厚的紫红色地毯，厕所和浴室里贴满了黑色的瓷砖。漱洗用品应有尽有：毛茸茸的白色大浴巾、镶有海滨俱乐部标志的备用浴衣、护手霜、香波、调理剂、润肤露，甚至还准备了指甲锉。三个女人正在擦身，穿衣服。—个女人正在用毛巾擦肚子，我的头突然感到—阵晕眩。另—个女人正在给上衣扣扣子，听到我的脚步声，她抬头对我笑了笑。她看上去强壮而健康，腿上的皮肤被蒸汽蒸得通红。在赤身裸体的她们面前，我觉得既脆弱又尴尬。

我把注意力转到带锁的木制更衣箱上。有些更衣箱开了个小缝，门上挂着一把钥匙。另一些没有钥匙的更衣箱则紧闭着门。我在更衣室里转了一圈，最后终于找到了维维安妮那个序号为“131”的更衣箱。之所以维维安妮会选择这个号码，是因为戴维的生日是一月三十一日。维维安妮的更衣箱位置非常好，和浴室以及通往游泳池的那扇门距离都很近。维维安妮是俱乐部里唯一有专用更衣箱的会员，其他人则要拣空闲的更衣箱使用。维维安妮通常会把更衣箱的钥匙保存在俱乐部的前台。“这样我就不用像难民那样把自己的私人用品都随身带着了。”她说。

走出更衣室的时候，我发现罗斯正等在放置毛巾桶的走廊里。“你对这里的一切都觉得满意吗？”他问。

“我感到非常满意。”这里的一切与维维安妮描述得完全相同。

“没有任何问题吗？你知道这些更衣箱是怎么锁上的吗？把一英镑硬币放入卡槽，更衣箱就锁上了。所以，你必须把硬币还上才能离开这里。”

我点点头，希望罗斯能告诉我我也能得到专用的更衣箱。但是他没有这样说。我略微感到有些失望。

接着，罗斯又把我带到了俱乐部里的查芬特餐馆和总是熙熙攘攘的食人花美式咖啡店，听说这里是维维安妮最讨厌的地方。最后罗斯把我带到会员酒吧，并在酒吧里把我引荐给了塔拉。我决定大胆一些，问塔拉要杯鸡尾酒，心想这样也许会使我放松一些。我拿过菜单，不过塔拉告诉我她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份食物，一杯奶油和咖啡酒（注：墨西哥特产）制成的混合饮料，看来维维安妮早就把一切安排好了。

塔拉没有让我为饮料付钱，我对此并不觉得特别惊讶。“你真是个幸运的女孩。”塔拉对我说。也许维维安妮儿媳妇的身份让她感到羡慕

了吧。我不清楚塔拉是否认识劳拉，劳拉的遭遇可远谈不上幸运。

我一口气把鸡尾酒吞下喉咙，试图显得平静快活一些。实际上，我是俱乐部里最不放松的人，我恨不得能马上回到埃尔姆斯的家里，早一刻与佛罗伦斯相聚。在我的内心深处，也许在离开家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渴望着能够赶快回家。现在我已经领略了海滨俱乐部的所有设施，终于可以回家了。我确信我已经达成了维维安妮让我来这里的初衷。

外面的雨已经停了。酒精在我的血管里肆意地燃烧着，回家时我的车很快就打破了公路的限速。我觉得自己很勇敢，又为自己的反叛而感到自豪。接着我开始感到有些疲倦，心想我的接生婆切莉尔如果看到我在女儿出生仅仅两周后就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沃尔沃在公路上超速行驶，她一定会惊讶得高声大叫。这样开车很可能会轧死人。我仍然在服用着离开医院时医生给我开的药。况且，我刚喝下了一杯度数很高的鸡尾酒……我到底在干什么，难道我是想毒死我自己吗？

我知道我应该慢下车速，但我没有这么做。确切地说，我根本不想把车速降下来。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我的佛罗伦斯。前方的交通信号灯正在由绿转黄，我没有像平时那样把车停下来，而是加速朝信号灯飞驰而去。佛罗伦斯好像还是身体上的某个组成部分似的，没有她，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喘着气把车开上了车道，渴望尽快见到我的宝贝。我停好车，跑过泥泞的石子路，往家里直冲过去，丝毫不顾下腹部尚未消失的刺痛感。“戴维，你在家吗？”我大声喊道。屋里没有回音。我琢磨着他会不会推着婴儿车把佛罗伦斯带出去了。应该不会。他不会这样做的。戴维肯定不会忘了锁门。

我穿过客厅走向卧室。“戴维，你在哪？”这次我的声音比刚才更响了。楼上的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然后是一声低沉的抱怨

声，戴维显然刚从瞌睡中醒了过来。我三步并作两步，奔上楼跑向我们的卧室，发现戴维正躺在床上打着呵欠，“我趁孩子睡觉的时候小睡了一会儿，米莉亚姆·史托帕德（注：英国儿童教育家）说这样做应该不会出什么岔子。”他对我开起了玩笑。佛洛伦斯出生以后戴维一直很兴奋。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希望戴维能多和我谈谈自己心中的感受。现在我已经不需要和他进行这样的交谈了。他忽然间活力十足，眼神和嗓音里流露出无限的渴望，新生命显然使他充满了喜悦之情。

这几天晚上戴维一直在给孩子喂奶。他在书中读到奶瓶喂养的好处之一是增进父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费利克斯出生的时候，戴维和劳拉已经分手了。佛洛伦斯给戴维提供了又一次做父亲的机会。虽然戴维没有明说，不过我知道这次他打算把一切都弄得尽善尽美。他甚至还为此请了一个月的假。他希望借此证明坏父亲并没有遗传性。“海滨俱乐部怎么样？”他问。

“那地方不错。待会儿再把详细情况告诉你。”我转过身，离开卧室，沿着走道踮起脚尖向佛洛伦斯的育儿室走去。

“艾丽丝，别把她弄醒了。”戴维在她身后轻声呼叫着。

“我只是去看看而已。我发誓我一定不会出声。”

没进门，我就听到了佛洛伦斯的呼吸声。我很喜欢聆听佛洛伦斯发出的这种声音：尖锐，快速，又稍稍带点鼻音——你绝对想象不到一个新生儿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我推开门，一眼就看见了佛洛伦斯那只有趣的小床。床下面有四个轮子，两边用布围住，显然是法式风格的。戴维和维维安妮在西尔斯福德的商店橱窗里偶然瞥见了这张床，把它当作一件意外的礼物送给了我。

床上的帷幔拉了起来。我低头朝床上望去，首先看到了一个婴儿形状的布包。过了几十秒，我能够看得更清晰了一些。哦，我的老天哪。时间竟难以忍受地慢了下来。我的心跳得很快，胃里感到一阵恶

心。奶油鸡尾酒混合着胆汁从胃里涌了上来。我看了又看，觉得自己仿佛马上要向前扑倒了似的。我好像浮在空中，与周围的所有事物互相分离，抓不住任何东西。我没有在做噩梦。或许可以这样说，现实中发生的事才是真正的噩梦。

我向戴维发誓过，我一定不会出声。但我还是忍不住张开嘴大声惊叫了起来。

2003年10月3日，中午11点50分（一周后）

这天中午，当西蒙抵达警察局准备开始值日班的时候，他发现查莉正站在警察局门口的台阶前等着他。他注意到查莉今年第一次穿上了那件带有脱卸式毛领的黑色羊毛长衣。查莉那对瘦骨嶙峋的膝盖不再像夏天那样裹在一双透明的长统袜里，而是被大衣隐藏了起来。查莉的膝盖总会随着季节的更替而若隐若现，昨天她的膝盖还露在外面，今天却完全被大衣裹住了。看来冬天还是不期而至了。

毕竟现在还只是十月份。查莉身材比较瘦，在大多数人还穿着羊毛衫的时候，她已经开始觉得冷了。她的脸色非常苍白，金丝边镜框后面的那对眼睛满含着渴望。她的右手上拿着根还剩一半的香烟。查莉喜欢拿根点燃的烟，然后看着它渐渐熄灭。西蒙从没见过她吸过一口烟。当他走到查莉身边的时候，发现过滤嘴上沾上了口红。烟上的口红比嘴上多得多。她轻呼一口气，西蒙不知道呼出的是烟气还是寒气。

看到西蒙，查莉不耐烦地对他挥了挥手。看来查莉正在等他上

班。如果查莉在泥泞的台阶上守候着，那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西蒙预感到马上要惹上麻烦了，禁不住暗暗地骂了一声，然后又为自己的大惊小怪而感到恼怒。他早就该料到会发生这种事。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希望某人会沉着脸给他带来条坏消息。今天他总算等到了这个人，而这个人偏偏是他的上司查莉。

西蒙喜欢在毫无过错的情况下接受命运给他带来的一切际遇。讽刺的是，他觉得自己如果能够承受得了本不该受的惩罚，他的自我感觉会更好一些。他非常希望以殉道者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

他发现自己很难理解现在的状况。看来这次不仅仅是违犯警察守则第九条那么简单。虽然脑瓜并不是很聪明——但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一个逃避责任的人。那些内务部门的蠢蛋可能已经把他的更衣箱清空了。

他的心里突然一阵悸动。他一边考虑着如何与内务部门的警察相周旋，一边拼命压制着逃跑的冲动。在西蒙的想象中，这不算是胆小鬼的逃跑，而是一次有尊严的撤退。他仿佛看到自己变得越来越小，直到变成一根线，一个点，最后完全消失。这会是一次“高姿态”的安静离场。查莉肯定会纳闷自己怎么会失信于他。当她明白过来以后，她一定会希望自己应该早点听他的话。

这样做至少还有一些好处。他可以就此离开纷乱嘈杂的犯罪现场，再也不用对嫌犯加以呵斥，再也不用把怒气撒在审讯室的桌子和门上了。他很想知道自己有多少次重头再来的机会，很想知道自己能多少次把错误归在别人的头上，并说服自己这不是他的错。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他没有和查莉寒暄，而是劈头盖脸地问了一堆问题。他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似乎被人挖去了一块似的。

“抽根烟再说。”她打开自己的万宝路，把一根烟扔在西蒙的脸上。

“快告诉我嘛。”

“如果你能保持平静的话，我马上就告诉你。”

“该死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西蒙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在查莉面前掩藏内心的恐惧，这让他更加生气了。

“西蒙警官，你能不能改变一下自己的语气？”她突然摆出一副长官的架势来。前一刻她还是西蒙的红粉知己，后一刻却在西蒙面前强调自己的身份来。一会儿冷若冰霜，一会儿又热情四溢，这就是查莉的为官之道。西蒙觉得自己像查莉实验中的微生物一样，被她放在载玻片上肆意玩弄：体贴、嘲弄、最后被一脚踢开。实验的结果自然也好不到哪去：他在查莉手下始终摆不正自己的心态。

相形之下，为男人效力要简单得多。两年来，西蒙一直盘算着是不是要申请换到别的组去。西蒙最终还是没有提交这样的申请。他觉得自己随时可以申请换个地方，但最后还是没挪窝。查莉是个雷厉风行的上司，很会为手下着想。西蒙知道查莉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查莉为他们创造的一切条件。她这样做必然有她的理由，西蒙没有道理为此感到不安。难道没有她的保护，西蒙马上就会失去一切吗？

“对不起，”他说，“我为自己刚才的态度感到抱歉。请你赶快把一切都告诉我。”

“戴维·冯考特在二号审讯室与普鲁斯特在一起。”

“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西蒙的脑海中出现了吉莱斯·普鲁斯特对普通民众恶言相向的场景。在西蒙看来，戴维是个真正的男人，不应该只是警方报告上简单的一个名字，更不能和那些流氓混混相提并论。依西蒙的经验，不同寻常的事通常会非常麻烦，有时甚至会很糟。他身体上每根神经末梢突然警觉了起来。

“戴维来警察局的时候，你我都不在场——普鲁斯特是当时的值

班警官，所以案子是他的了。”

“戴维为什么要进警察局？”

查莉做了个深呼吸。“我希望你最好抽根烟。”她说。

西蒙只好接过香烟，想让查莉绕开烟的话题。“告诉我——我有麻烦了吗？”

“等等……”查莉把眼睛眯了起来，“你这个问题简直太有趣了。为什么你会惹上麻烦？”

“查莉，别拿我开心了。为什么冯考特会在这里？”

“他是来报案的。他的妻子女儿突然都失踪了。”

“你说什么？”查莉的话使西蒙吃了一惊，好像平地上突然响起一声惊雷似的。接着他才意识到查莉话里的真正含义。艾丽丝和她的新生儿突然不见了。不，她们怎么可能不见呢？

“我只知道这些。余下的内容要等普鲁斯特审讯完以后告诉我们。冯考特大约是一小时以前来这的，当时的值班警员是杰克·兹洛斯尼克。冯考特告诉杰克他的妻子女儿昨天晚上突然不见了。他的妻子没有留下纸条，在那之后也没有听说她们的消息。他给他能想到的每个人都去了电话——但终究还是一无所获。”

西蒙不能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切都还是那样模糊不清。他试图推开查莉，却被查莉抓住了胳膊。“老兄，慢一点。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想去和冯考特好好谈一谈，看看这个狗娘养的到底干了些什么。”西蒙的心里突然腾起一片怒火。那个狗杂种到底对艾丽丝做了些什么？他必须现在就弄个清楚。他希望知道真相。

“这么说，你准备在普鲁斯特的审讯中大闹一场，你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一定闹他个鸡犬不宁。”